



暮春的风掠过川中浅丘时，我正沿318国道往蓬溪去。车窗外的田畴一层叠着一层，油菜花谢了，青麦铺得正齐，路边白色的野蔷薇，红色的三角梅开得热闹。转过一道山梁，远远就望见那座纪念碑，立在高丘之上，棱角挺拔、风骨凛然，那是徐向前元帅题写的“旷继勋牛角沟起义纪念碑”。风从那边吹过来，带着山野的清气，也仿佛带着97年前的火药味。

进沟的路叫天南路，是四川“最美农村路”之一。蜿蜒穿行在浅丘之间，扑面而来的是连片的稻田、桃林、青绿坡地、竹林村舍，也有红色主题的灯杆、标语牌、文化墙不时闪过。路过一片蓝莓园，枝叶间挂着青果，农户蹲在地里疏果，见我停车，大概是这样的墙，挡着外面的风，里面的油灯晃啊晃，照着年轻的号兵攥紧铜号的指节。

牛角沟藏在山坳里。步入村口，迎面可见一座赤红色牛角雕塑，遒劲昂扬，与起义纪念碑遥相对望。5月的牛角沟，草木与花香萦绕身旁，行不多远，几座青砖旧瓦房静静立在后坪之上，便是留存至今的旧址。它们是1929年的历史建筑，没拆，也没修得簇新，就那么静静地站着，站在荷田边上，站在纪念碑下。我摸了摸号兵房的外墙，质地粗粝——97年前的那个夜晚，大概就是这样的墙，挡着外面的风，里面的油灯晃啊晃，照着年轻的号兵攥紧铜号的指节。

在甘肃嘉峪关生活的侄子，每年总要回秦岭深处的老家几趟。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离开老家后，总说门前山上的绿浪看不够，屋后竹林的凉风吹不够，沟渠里山泉的水声也听不够。索性，他在老屋门前的核桃树上，安装了一个黑黢黢、圆鼓鼓的“千里眼”——监控，与对面核桃树上那个喜鹊窝咫尺相望。

许多年轻人在山外找了工作、买了楼房，好多老年人也随子女进了城。监控派不上防盗的用场，装它，不过是为了在异乡能随时望一眼家，缓解心底那化不开的乡愁。

堂哥称它是神秘“圆疙瘩”。喜鹊每天在巢前望着它叽叽喳喳，这“圆疙瘩”则被我们在千里之外的手机屏上拨弄着，不知疲倦地转来转去。

我家和堂哥家一墙之隔。自打侄子把监控连上我的手机，几秒钟，我的目光便能瞬间回到那片被林子围住的寨沟小村的老土屋前。

人离家远了，总想回家看看。我是如此，远在他乡的几个侄子也是如此。这不，侄媳妇半嗔半怨地撇嘴：“你侄子没事就抱着手机看老屋，破房子还能看出花来？”我爱人也跟着附和：“每天盯着深山里几间土瓦房看！”她们哪里晓得，自打有了这“圆疙瘩”，千里之外的雨，便顺着手机爬进耳朵。喜鹊在枝头叽叽喳喳的声音，还有墙角蟋蟀的低吟，也都能听得到。还能天天看到晨雾漫过青瓦，看到房头父亲在世时栽植的七叶菩提树枝繁叶茂，看到对面擂鼓台山顶上架着的太阳一点点移到庭前。这是科技递过来的一份体己，是乡愁里意想不到的温暖。

今年回乡，村里的老同学拉着我讲了一件趣事。去年秦岭40余天连绵雨，我家场院塌了一角。第二天竟有城里政府部门的干部背着包进山路勘，确认房屋安全后照相、登记离开。老同学纳闷，他离得近都没察觉，城里人怎么消息比山风还快？来人笑答：“防汛卫星图上瞧见的。”还有，前几天暴雨不断，寨沟的路塌方了，不多久村干部就带着挖掘机冒雨来了，估计也是用的“天眼”。

听他说完，我跟着逗趣：“巧了，我也有‘千里眼’。场院塌陷的当天我从监控就看见了，这次回来把场院重新垫平了。”

这“圆疙瘩”经常忙不过来。在甘肃的我刚把镜头对准石磨子，四川乐山的侄子已切到另一处。过一会儿，西安的侄子旋到屋后，嘉峪关的侄子又转到门前的云彩上。只听得手机里呼噜噜轻响，大家都在惦记着老家。



那年6月，四川的夏天来得早。旷继勋把部队拉到这里时，蝉还没开始叫。他是贵州思南人，1911年入川参加保路同志军，在川军里摸爬滚打十几年，枪林弹雨里练出来的胆气，让他敢在军阀的眼皮子底下搞起义。1926年底，旷继勋经秦青川、王文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在第七混成旅里秘密发展党员。到1928年冬，他已经率领4000多人的武装。1929年，四川军阀刘湘、邓锡侯联手要吞并己，旷继勋的部队首当其冲。请示省委后，他动员部下：机不可失，立即起义！

6月29日的月亮很亮。4000多人从四面八方摸进沟，只有鞋底擦过草叶的沙沙声。旷继勋站在高地的磨盘上，军装洗得发白，声音却像炸雷：“我们要打的，是欺压百姓的军阀。是要让穷人都有饭吃、有地种！”下面的回应压得很低，却像闷雷滚过山谷。军号响的时候，正是半夜，号声刺破夜空，惊飞了林子里的鸟。队伍伍进城去，枪杆子上的红布飘飘啊，像烧起来的火。

第二天早晨就打下了蓬溪。当天成立的蓬溪县苏维埃政府，是我国西南地区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。起义军开仓放粮，释放政治犯，把地主的田契烧得干干净净。后来部队转战南部、达县、梁山，每到一个地方，就播一把火种。最后虽因孤军无援、敌众我寡失败，余部转入隐蔽斗争，可那些火种没灭——后来，红四方面军入川，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，多少通江、南江、巴中的娃子，就是听着牛角沟的故事，扛起枪走了。

找月亮

卞云飞

离乡那年
月亮就丢了。
自知即便用尽余生也无法找回了，
除去记忆和睡梦。
曾去往夏日的池塘和凛冬的
枝头寻找，
月亮无论处于喧闹或静谧，
都未能予我以满意的回答。
我翻开一幅幅油画，
那低矮的石头围墙
晦暗的灯火边，
马车辙痕
伸向远方。
月光掉进雨后的泥洼，带着潮湿
溅出了画册。

我向来佩服会养花的人，能把一花一草侍弄得葳蕤蓬勃，想必是心底藏着大爱的智者。

养花，首先要懂花。每种草木都有自己的脾性，你若一味按自己的心意随意摆弄，养着养着就养死了。

以前住楼房的时候，试着养过几盆人称“养不死”的多肉，最后竟然也被我养死了。室内不通风是一方面，浇水过频是主要原因，最后多是死在“闷根”。后来吸取教训，搬到露天阳台养，让它们在风吹日晒中自生自长，偶尔想起才打理一次。这种放开手脚的“放养”，适应了多肉的本性，反倒越长越结实，10多年后依旧旺盛。这让我明白一个道理，养护花草如同养孩子，过度呵护反而变成了伤害。

有了小院之后，又生出在院子和露台造景的痴念，梦想着打理出一方惬意舒心的景致。然而实际操作起来，与想象中全然不是一回事。

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”。我最早的打算栽一池青竹，给小院添上几分雅趣。因为

刚刚送走登陆浙江温州的7月最强台风“巴威”，8月份，台风“白海豚”又裹挟着狂风驟雨来了。

对这些不期而至的暴躁访客，故乡的人们虽然严阵以待，却也泰然自若。温州瑞安是座沿海小城，每年鸣蝉嘶嚷得最凶、日头晒得最猛的时候，城里、乡下不上来几次台风，倒成了稀罕事，防台仿佛已经成了瑞安人度夏的日常。

从我有记忆开始，春天梅雨，秋天开渔，夏天就是“打台风”。“打”这个字，听着就比“刮”要有分量。台风带着脾气，带着声响，直冲着人们来了。人们则拿出打仗的决断，带着不得不迎上去的硬气。

等台风来时，电视里、广播里反反复复提醒大家注意防台防汛，及时转移疏散。母亲把阳台上的茉莉、昙花一盆盆搬进屋，水桶里接满水备用，然后带着我赶紧去超市采买蔬菜吃食。隔壁阿婆把晾晒的衣服和干货匆匆收好，嘴里念叨着“该来的总要来”。人们顶着酷热，忙着在平房前后垒上



我的母亲是通江人。1933年，她17岁。她总念叨，那年山上的映山红开得“疯”，红得要把山烧透，红军的队伍像潮水般漫过“通南巴”。她冲出家门，头也不回参加了部队，被编进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。后来她随部队长征，翻夹金山时，雪灌满了草鞋，脚生生冻粘在石头上；过草地时，皮带煮尽了，就啃草根。可她一辈子没说过一个“悔”字。

通江距蓬溪400里地，在地图上不过寸许。伫立牛角沟村头，青山无言，绿水环绕，风过林梢。我依稀看见那个17岁的姑娘，正站在红色的旗帜下。这一刻，地理的距离忽然消失。我终于读懂了。当年牛角沟点燃的星火迅猛地燎原，烧红了通江的山梁。母亲的青春，原来是在这里被点燃，再随着队伍走向远方。

现在的牛角沟，早不是当年的穷山沟了。当地政府按“红星照耀、红色馆藏、红心向党”三大组团打造，把红色旧址和田园风光糅在了一起。红军村博物馆去年开馆，展品摆得满满当当：生锈的步枪、卷刃的大刀、写满标语的旧布，还有当年用的油灯……讲解员是个20多岁的姑娘，讲起旷继勋后来当红六军、红四军军长，讲起他1933年因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被冤杀，声音有点哽咽：“38岁啊，正是能打仗的年纪。”馆外的藏兵崖，还留着当年部队隐蔽的痕迹，崖壁上的凿痕，像刻在石头上的誓言。

荷田是近年修的，2000多亩，夏天来的时候，粉荷花衬着红墙，像把历史和当下缝在了



▲油画《荡舟》，作者刘迅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移栽时仓促行事，没有在意调理好池内土质，加上浇水总拿捏不好——频繁浇水，又常浇不透，导致土壤板结发硬，竹子长得细弱枯黄、萎靡不振，全然没有郑板桥笔下那股清秀挺拔的气势。又盼着窗前能有几株芭蕉，待到雨天，可享

养花侍草不易

周友斌

受“雨打芭蕉”的诗情画意。上网一搜，原来也有适宜北方栽种的耐寒芭蕉。反复对比，选定一家人气较高的网店下单，并参照他们提供的栽种办法，精心打理。只是生长于南方的植物，即便再加改良，终究不太适应北方的水土。春

防汛沙袋，还要加固屋顶。街道干部举着喇叭边巡逻边大声通知，挨家挨户敲门提醒查看。从来没见过哪个人因为台风“又要来”而手足无措。现在想来，那是一辈辈瑞安人在风浪里磋磨出来的镇定与沉着。

最忘不了的还是1994年的第17号台风，那是许多温州人对台风最深刻的记忆。第17号台风在瑞安梅头镇登陆，是史所罕见的“风雨潮三碰头”；持续暴雨、台风登陆和天文大潮。父亲母亲都去单位防台了，家里只留下我一个人和一只猫。全城停水停电，笼罩在无边黑暗中的城市仿佛在无声颤抖。我点上蜡烛，紧闭的窗外一阵阵猛烈的狂风呼啸而过，暴雨声震耳欲聋，夹杂着什么东西折断倒塌的巨大声响，家里的窗户被撕扯得变了形，雨水从裂缝中冲了进来。

一起。村里连片种了柑橘、蓝莓、枇杷，四季有果摘。游客来了，看完博物馆，就去地里摘果子，中午在红军小吃街吃凉粉、喝醪糟，晚上住民宿，听老乡讲当年“闹红”故事。村集体年收入从以前的几万元涨到96万元，8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；有当讲解员的，有管产业园的，有开农家乐的，还有做非遗博物馆的。我去的那家农耕博物馆，由老旧民宅改造而成，青瓦土墙古朴雅致，墙面上嵌满旧石磨、石碾、陶罐，馆内陈列着犁耙、纺车、竹编器具等数千件老物件，皆是村民代代相传的家藏，一件件器物诉说着川中农耕民俗与岁月往事。

傍晚漫步村道，路过牛角沟的新村聚居点，只见白墙黛瓦的房屋依山而建，两层小楼错落有致，檐角利落，庭院敞亮。家家门前小院果蔬葱郁，月季、栀子开得热闹，水泥路通到家门口，老人们坐在路边石凳上，聊着家常，说今年蓝莓挂果好、谁家娃儿出息、景区里的新鲜事。身旁石桌上摆着搪瓷缸、粗陶茶碗，茶香混着晚风里的草木气。坡上映山红余霞般艳，田畴铺绿，池塘溪水映着落日，熔金洒银，一派安祥祥和。

我在牛角沟流连三日，逐一走访村内各处纪念馆与革命旧址，在一件件史料、一处处遗迹中触摸过往。当年此地革命烽火虽仅燃一月，却冲破长夜，既照亮了这片山野，也镌刻进峥嵘史册，更久久照亮后人前行的道路。

离开的那日，我忍不住再望一眼村口那柄指向苍穹的牛角。山脚下，农人正俯身插秧，弯腰、起身，那充满韵律的剪影，与97年前并无二致。我忽然彻悟：历史从来不是故纸堆里冰冷的文字，它就活在老瓦房的裂缝里，活在荷田送爽的清风里，活在村小放学时喧闹的笑声里。旷继勋们当年剖心沥血所求的，不就是眼前这般安稳太平吗——不见烽烟，不闻饥谨，书声琅琅于檐下，晚景安度于桑梓，每一个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的人，眼里都有光，心中都有盼。

驾车在公路上行驶，不时会看到“事故多发路段”的警示牌。它们通常竖立在岔路口、悬崖边、上下坡、急转弯等处，以直白的形式提醒驾驶人：注意观察，谨慎驾驶，防止发生事故。

有时见到这类路牌，会心生感慨。人生不也像在一条漫长的公路上行进吗？无论经商还是从政、求学还是创业、生存还是发展，都会遇到形形色色的“事故多发路段”。在这些路段，如何保持警惕，怎样规避风险，何以保证安全，考验着每个行路人的品性、智慧与能力。

人生路上，最常见的“事故多发路段”是“转弯处”，如地位的变化、身份的转换等。普通干部走上领导岗位，业务骨干擢升公司经理，创业团队获得巨额投资……这些看似通向人生康庄大道的“转弯”，常常暗藏风险。手中有权了，奉迎和围猎往往随之而来。资源变多了，安乐和懈怠会悄然而生。光环加身了，成就感和优越感容易爆棚，容易忘记来时路、不知去向何方。简而言之，路转弯了，思想认知却未必能及时跟得上。故而，因位高权重而“翻车”、因骄纵自大而“撞栏”、因自我陶醉而“坠崖”等各类“事故”，在现实中并不少见。

上下坡，需要格外警惕“事故多发路段”。上坡，视野被坡顶遮挡，看不见前方是坦途还是狭路，因而行驶缓慢、内心焦急，恰恰暗合人生“爬坡”时容易心浮气躁、急于求成乃至迷失方向；同时，爬坡需持续给力，易使人在身心疲惫中失去耐力。下坡，惯性则会让人稍不留神就超速失控，犹如一个人顺风顺水、志得意满时易于精神松弛和注意力分散，若遇突发情况还会忘了“刹车”，以致酿成事故。

其实，比起转弯和上下坡，还有一类不容忽视的“事故多发路段”，就是那些需要长时间驾驶的宽阔直道。这些路线笔直，路面开阔的直道，容易让人产生麻痹和懒散心理，恰似简单重复的常规性工作，使人激情悄然消退、标准逐渐降低、警惕不断放松，“不会出事”的心态滋长蔓延。这种精神上“轻松而麻痹”的状态，常常让人忘记潜在风险。它不会让你一下子“翻车”，却会慢慢腐蚀你的防范之心，渐渐消解你的警惕性。这时，各种突发的障碍和陷阱，便会打你一个措手不及。

道路上的危险，有警示牌提示。人生路多，更多时候只能靠自己在心中立起一块永不褪色的警示牌，上面写三行大字：一曰“敬畏”——敬畏规则、敬畏法律、敬畏生命，保持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的审慎和清醒；二曰“坚定”——在各种诱惑面前稳得住心神、抗得住干扰、管得住手脚，做到“任凭风浪起，稳握方向盘”；三曰“自省”——经常检视自己思想上有没有“刹车失灵”、视线上有没有“迷雾障目”、行动上有没有“方向跑偏”，始终居安思危、自警自律。

人生道路千万条，确保安全第一。人生之旅只有一次，既没有“试驾”的可能，更没有“重来”的机会。把准方向、控好速度，做到心中有戒惧、眼前有目标，脚下有分寸，不偏不倚、不疾不徐、不急不躁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跨过每个坑、越过每道坎、转好每个弯，最终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。



本版邮箱
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：张珊珊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，非一稿多投。

边房子的门都敞开着，探头进去看看，江水竟然漫到了饭桌那么高，还有人在自家客厅里捞起鱼来。

直到多年以后，提起第17号台风，我仍然心有余悸。台风过后，一张张坚毅勇敢的面孔，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。这几年，老家亲戚朋友们发来的每一条防台视频都让我深深感动。和以前相比，如今我们的勇气、力气和底气更足了，准备更充分、设施更完善、疏散更及时。

水库开闸泄洪，奔涌的水轰轰隆隆；挖掘机紧急清理被泥石流封堵的山路，一铲一铲地挖，泥浆顺着履带往下淌。也有让人会心一笑的景象：店铺门口垒起高高的防汛沙袋，店里灯火通明，店主躺在沙袋上，身旁便是涨满的积水，他却淡定刷着手机。避灾安置点里，有的老乡上中医课，有的跳健身操。共富工坊也来了，大爷大妈制作半成品工艺品。忙着忙着，风雨就过去了。

见识过那么多风浪的飞云江呵，还在流，不慌不忙地入海去。